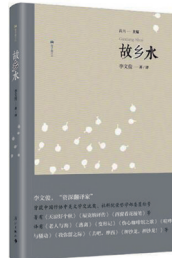


《北上》: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好书推介

《故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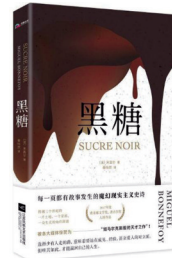
作者:李文俊 著/译



本书是一部散文集,由创作散文和翻译散文两部分组成。创作散文部分,涵盖回忆童年在上海的生活,与译界同仁如钱钟书夫妇、萧乾等人的真挚友情,也有旧时光里淘书、玩古董、出国奇遇等生活趣事。所选篇目文采斐然,语言朴实无华又生动活泼,有情趣有史料,从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

《黑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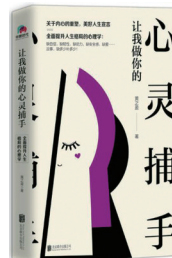
作者:[法]米盖尔·鲍尼伏



书中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洲腹地的小村庄里,由一批失落的宝藏传言引发的一个家族三代人极具魔幻色彩的命运变幻的故事。作者对环境的细致描写将读者瞬间带到中北美洲传统的甘蔗种植园中,异域色彩如浓浓的朗姆酒香扑面而来。每一位个性色彩鲜明的人物如焰火般出现又谢幕,尤其是两位女主角,带着这片土地的浓烈气息,命运让她们寻觅而又放弃,聚拢而又分离,几乎成为这个国度的象征。

《让我做你的心灵捕手》

作者:黄之盈



时间虽然会让你淡忘,但不会帮你痊愈。在这本书中,黄之盈心理师化身心灵捕手,仿若一位最亲切的老友,又像智慧的导师,给你27次情景重现,全面还原你被情绪加工过的成长记忆,轻轻拂去你心灵上的尘埃,给你破茧重生的契机和勇气。因为,困扰你的不是那些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和记忆。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辽沈晚报、辽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访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值 班:于林妹
一 版 编 辑:赫巍利
一 版 美 编:颜 威

零售
专供报



6 935970 566666

《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本书以历史和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据该书出版方,十月文艺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上”的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诸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地隔中原劳北望”……本书的气象、格局,“北上”二字足以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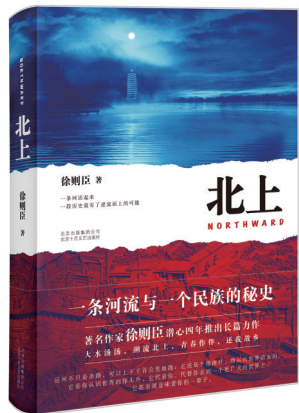
大水汤汤,溯流北上,本书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滋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一百年后的2014年左右,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作者徐则臣,著名作家,1978年生于江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其作品《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谈及小说《北上》的创作历程,徐则臣说,因



为写作《北上》,这几年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前对运河也不可谓不熟悉。从小生活在河边,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同学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一天听一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在1797公里的大运河上,淮安素有“运河之都”的美誉。不惟自隋以降,一千多年里漕运的衙门陆续设置此处,即是南北、东西水路交汇的枢纽,也足以让淮安成为京杭运河的咽喉要地。

“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

书评

书写一条大河 拉开一百多年历史的宏大视野 (有删节)

李微昭

无论中西或古今,河流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同文明文化形态的出现及其发展转换无不与大小河流产生种种关系,但将河流作为小说写作的主要题材,尚不多见。八十年代张承志曾有《北方的河》,以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篇幅,牵连起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等四条北方自然大河,加上追忆中的新疆额尔齐斯河与梦想中的黑龙江,众多北方河流在张承志情感奔涌的文字中迸发出雄健的气质,众河流淌的是中国文化的多重象征,顺应八十年代寻根文化思潮,引起众多反响。

徐则臣新出长篇小说《北上》以三十多万字的宽阔篇幅来写一条河流,却不是张承志小说中那些磅礴流淌的自然河流,而是流贯南北、穿越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他笔下这条贯穿南北的人文长河与张承志的北方大河迥然不同,文化符号的象征性逐渐弱化,不再是张承志带有力量感的抒情,而是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兄弟俩各自穿河北上,所看所闻所亲身经历的中国。

小波罗(意大利名为保罗·迪马克)和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期待,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与同船的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与中国女子如玉,由北往南,从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到济宁、天津,从摇晃的运河行船到运河两岸,经历与见识船闸人家、兵马劫匪、纤夫官员,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将一个想象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身体力行、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沿着时间和历史流淌,意大利兄弟俩一百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自各自后代,即邵秉义、邵星池、谢望和等众多后辈。在各自命运中,演化出新世纪运河边上与河流结缘、行走生

活并关注河流的现代故事。《北上》中,河流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是与人物性格、命运发生密切相关的文化焦点。意大利人小波罗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想象,雇船沿运河北上;弟弟费德尔坐船参加联军攻打北京;邵秉义、邵星池父子俩是运河船夫;谢望和做运河电视节目《大河谭》;周海阔收集运河文物、在运河边开旅馆;胡念之对运河进行考古。这一切均与运河息息相关,河流是能指也是所指,成为小说故事推进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以30多万字的煌煌篇幅,书写一条大河,拉开了一百多年历史的宏大视野,使河流与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现代中国历史产生一种密切的扭结关系,在人物命运、河流和历史的交互关联中,故事性得到相当的彰显,现代中国历史也与运河彼此互动共生,散发出长篇小说的深远思想内涵。

《北上》中,作为一种比较视野的保罗·迪马克、费德尔·迪马克两位意大利兄弟,与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秦如玉等中国大地上出生成长的中国人,互为比较形象。对于谢平遥来说,以清末翻译工作为业,经常接触外国人,在小波罗这个外国人身上发现了他的多重性,这个意大利人既对中国好奇,又有着“欧洲人的傲慢和优越感”。而在小波罗带着马可波罗式的浪漫中国想象中,他对运河、对中国笔墨方式、对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他给中国人拍照、与船夫聊天、和中国官员接触,在和中国人的朝夕相处中,深切地感受着一个“老烟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国。不仅如此,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人种的异质性,愿意被中国人观看。互为他者的小说形象形成了小说内在的文化间离效果。在小

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在徐则臣看来,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小说起至漕运废止的1901年,结尾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于大运河是极有意味的两个时间节点。辛丑年的七月初二日,光绪帝下旨废止漕运,意味着运河作为国家层面上的运输功能到此结束。国家层面既已告终止,民间意义上南北贯通的水路运输自然也无力为继,因为河道的疏浚工程浩大,所耗甚巨,非倾一国之力莫办;高层放弃了,民间是无论如何捡不起来的。大运河最重要的现实功能就此逐渐丧失。而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大运河申遗成功,貌似只是一个偏文化的事件,于大运河而言,却意义别具,它意味着漕运废止一百年后,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这对小说《北上》的作者很重要,对现实中运河沿线的居民和建设者们更重要。我们都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只是我在一己天马行空地虚构,沿河的建设者们却要步步为营地落实与践行。”

历史上,除了核心的运输功能外,运河还有军事、水利、兴市、巡游、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功能。不同时期,这些功能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差异。在一些学者看来,运河的军事和对外交流的功能在今天基本已经消亡;比较稳定的功能主要有水利、兴市、交通运输等;同时有一些功能正在逐渐增强,比如文化承载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生态环境功能等。其实,相对稳定的交通运输功能也在逐渐式微。“唤醒”工程,可能要同时实施在比较稳定的和逐渐增强的那部分功能里,尤其后者,也就是当下各地尤为重视的运河文化带建设。

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当然,这样一个“运河与人”的局地史志中,也必要草蛇灰线地暗含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风物流转,人员徙迁,不管你有多鲜明巨大的局地特性,你也只是滔滔大河北上和南间,一直在相融相合的有机一环。

波罗雇佣谢平遥翻译、邵常来做饭北上的一船同行中,他们走过船闸、访问教堂、走进官府、经历劫持、偶遇平民,这一系列坐船北上的运河之旅,互为他者的比较的小说写作方式充盈着一种跳出中国(以两位意大利人叙事视角)看中国(变革发展的多元性)的文化间离效果,营造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意蕴。

《北上》的小说叙事也营造着不同的比较方式。对小波罗的北上故事以第三人称叙述起笔,谢平遥视角为主。到第二部,对小波罗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故事叙述时,转而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两种叙述人称前后迥然。第三人称叙述中的小波罗病死于运河上,第一人称叙述的费德尔·迪马克最后变成了中国人马福德,繁衍出后代马思艺、胡念之。此外还有谢望和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第三人称的胡念之、马思艺、周海阔。不同的叙事者与故事推进发展的聚焦者,使得小说不同人物重叠对照,也使意大利人视角的中国与中国本土视角的中国,衍生出戏剧性的叙述张力,并由此演化出对中国历史追问的多层意义空间。

要之,徐则臣以一种比较的视角介入长篇小说《北上》的写作,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跨越一百多年的宏阔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比较视野,同时以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动与命运中,使这部小说具有时间与历史的长度、题材与问题的难度、思想与艺术的厚度,可以说,在题材、思想、写法上均是徐则臣乃至70后作家长篇小说写作的新突破。